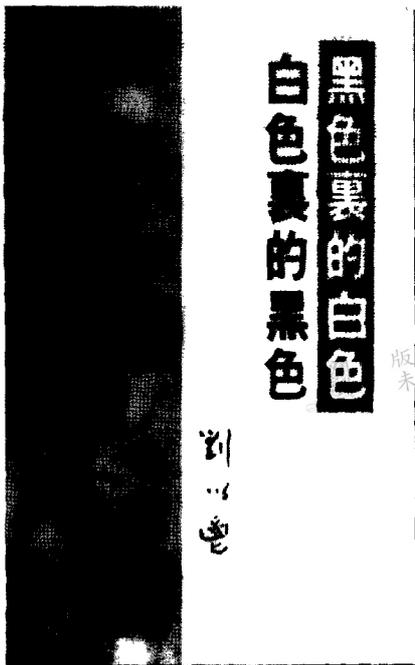


作品研究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「思感」之路

——一種解讀劉以鬯文字的方法

■黃勁輝

電影編劇，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曾獲第二十五屆「香港青年文學獎」小說組優異獎，第一屆「香港文學青年獎」小說組優異獎。小說、詩論發表於《香港文學》、《文學世紀》、《新字》、電影《辣手回春》獲柏林影展觀摩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讀劉以鬯的《盤古與黑》有個很有趣的經驗。試想想，假若你置身於盤古的世界，四處漆黑，無日無月，一切只依靠雙手去觸摸。這個世界只有你一個人，語言未立，文字未現，這是一個怎樣的境界？

劉以鬯只用一個「黑」字。當然，這個「黑」字，代表了整個世界的形容詞，但亦是對每一樣手裏接觸到的東西的形容詞，同時也是這個世界，一切東西的名字。盤古心情愉快時，這些「黑」會排列有序；盤古心情煩透時，這些「黑」又會亂七八糟。讀後其感欣慰，因為發現了用文字去描寫、捕捉沒有文字的世界的困難和有趣。

有些朋友跟我討論，認為劉以鬯的作品不好讀，甚至批評語感不好。就以《盤古與黑》為例，一連串奇怪排序的「黑」字，一連三十個「砍劈」，讀起來令人煩燥。又有一個教授指出，省略號只得六

作品研究

「思感」之路

點，已窮盡省略之意。加多幾十點，是全無意義的無謂舉動，徒然妨礙閱讀之便。這促使我重新再讀劉以鬯的文字的衝動，從而令我對文字表達、表達的文字產生的困難和問題，有一番新的看法。同時對劉以鬯的文字，亦有新的解讀策略。

一 「言」與「意」

古人常說「得魚忘筌」、「言在意外」，「言」與「意」的關係，着實複雜之極。老子說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。哲學家海德格爾（Martin Heidegger）更創出「道說」（Die Sage）詞，發現用文字／語言來傳遞「道說」的意思的困難，甚至不可能。^①大抵這裏有一種東西，不論叫「意」、「道」或者「道說」，它們都有三個共通點

I 它們代表的，都是一種心靈的聲音，平和喜悅的領悟。

II 它們都是超然於文字之外。

III 它們都是難以用文字／語言表達，甚至這種表達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又不得不利用文字／語言來表達它們。

如何用文字表達？這個似乎非常困難的問題，比盤古打破黑暗更加困難。但反思其本，甚麼是文字這個問題，就更具迫切性。

二 「文」與「思」

文字，又名語言（Language）。詩「言」志，詩乃是巷里之間的民歌雜說。「言」有記錄的功能，同時是用文字記錄言說的過程。可見「言」跟說有關，「語」從言，也跟說很有關係。倒過來的「言語」，更是有說的意思。

「語感」之謂，每每也跟耳聽口說有關，讀來鏗鏘入耳，如作者在耳邊娓娓道來。大概這種看法下，劉以鬯的作品便不好讀；但細想之下，要批評好的文字與不好的文字時，是不是要想想甚麼是文字，為甚麼會有文字？

承接前文，我們可以明白文字的產生，是由一些概念，或者思

想，經過一個轉化過程（書寫）而成為文字。

概念／思想 → 轉化過程 → 文字／語言
 （意、道、道說）（書寫／口說）

由中國最早的甲骨文說起，人字是「𠄎」，〈說文〉曰：「其大有類」。大抵都是由象形造字，象物之形。文字最初只是純粹標記意義上的符號。

由字而成詞，詞具有暗示性，具有廣大的伸展範圍。由詞而成文章，由描寫而敘事，由議論而寫情；抽象性愈來愈大。

這裏顯然有一種東西，先於文字形成於心，然後人類不斷改變、豐富文字來捕捉它，由刻劃實物到抽象之物，它可說是文字進步的原推動力。

不當然，這種東西的形成，並非純粹的唯心。這既是我對世界的認識，對自我的看法；同時又是世界對自我的影響，他人對自我的看法；一些屬於自己的、父母的、他人的、家國的歷史所產生的感受；他人的藝術、思想、宗教、政治、哲學等的召喚；要說這種東西的內涵，十分困難。用任何一個詞簡單說之，會有不及，又或者過份簡單的理解（誤解）。若用「意」、「道」、「道說」等字眼，又容易產生歧見。同時，我想強調這種東西只是用於藝術之上的範疇，但它又不能免於跟其他的學說、社會環境、政治等客觀條件拉上關係。我暫以簡單的說法概括，這種東西是先於文字的東西，是隱藏於內心的一種境界。它不一定要靠文字表達，文字只是其中一種工具。為了方便討論，不得不面對可怕的命名，就叫它做「思」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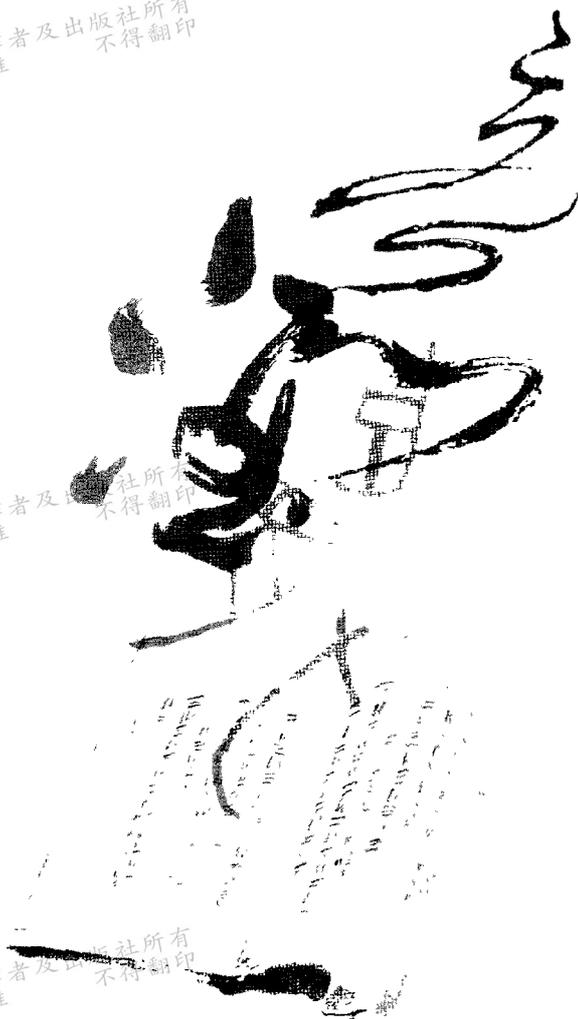
三 思感

概念、符號都不過是點，到發展成詞，成句，成篇，成章，「思」便有了它的道路。

一般我們要表達思想（並不同「思」），都是為了溝通之便，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，但是「思」卻具有較高的層次和要求；它要求更大的準確。例如感到「傷痛」，我理解的「傷痛」跟你理解的「傷

作品研究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痛」怎會一樣呢，於是產生內心表達的不足感，從而要改變文字組合，甚至創字變句來表達，產生一種接近「思」的美感，這便成為了藝術。

我們就乾脆名之「思感」，這跟傳統的「語感」大不相同。「思感」關心的，是人類內心的聲音，「思」路的還原和直率，多於耳聽口說的悅耳。

用「思感」重讀《盤古與黑》，便能讀出雜亂的「黑」字帶來的藝術美感。劉以鬯用文字去捕捉沒有文字的世界，刻劃沒有文字的心靈。用文字而不囿於文字，實是對文字一個破格的嘗試。

四「思感」與意識流

重讀劉以鬯的名作《酒徒》，會有更大的發現。《酒徒》的評價很高，一直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。大家的着重點在意識流。大抵評論界都受到泛主義的影響，很容易產生思想的短路，對號入

「思感」之路

座。甚至作者本人亦迷惑於這種說法，認為自己在現代主義的大旗下。^②

意識流，譯自英語 Stream of Consciousness，其最大特色是「流」。用中文當然可以像「意識流的始祖」詹姆斯·喬爾思 James Joyce 達到川流不息的效果。與其強調《酒徒》中的文字是意識流，倒不如說富有「思感」更貼近。

《酒徒》中的酒徒，終日酗酒，以致經常處於半醒半醉的狀態。劉以鬯自行創一種文字，去刻劃酒徒的內心世界，酒徒眼中破碎的悲慘世界，可以說非常貼近主角的「思」。用文字去捕捉酒徒複雜的「思」本來非常困難，但作者不苟於語法，突破了文字常規，沿酒徒的「思」路順筆而揮，寫出一種極具「思感」的文字出來。

盤古窮盡一生，致力去尋找光明。耗盡餘生，仍不能親睹光明，以致死不瞑目。作者讓他達成心願，在他死後，左眼飛出成日，右眼飛出成月。我們這些窮盡筆墨、光陰冀圖捕捉一點一滴的「思」的文字人，是不是就如盤古一樣的荒謬？不過，這種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精神，打開一點光就是一點光的精神，似乎更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。

^① 海德格爾的「道說」，詳可參閱馬丁·海德格爾著《走向語言之途》時報文化出版，1993年及孫周興著《說不可說之神祕》三聯書店（上海）出版，1994年。

^② 劉以鬯「看亞眼先生在曼谷《新中原報》發表的文章中說我在探索一條現代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，顯然看出了我的試圖」劉以鬯著《劉以鬯卷》序，三聯書店，1991年。